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易 卜 生 集

(一)

易 卜 生 著

饒 家 洵 譯

易卜生集

(一)

易卜生著
潘家洵譯
胡適校

漢譯世界名著

易卜生傳

潘家洵

易卜生亨利克是挪威人，一八二八年生在 Skien 城裏。他好幾代祖宗娶的都是丹麥人，德國人，蘇格蘭人，所以他們家雖然在挪威住了一百多年，易卜生實在算不得一個純粹挪威人。他父親是個做買賣的，生下易卜生不多幾年就破了產，所以易卜生小時候竟不會好好的受教育。到了十五歲上，易卜生家裏把他送到 Grimstad 一家藥鋪裏去做徒弟。Grimstad 是個極偏僻閉塞的地方，易卜生到了那裏一天到晚同藥杵藥瓶作伴，過

的日子沈悶枯寂得很，他的脾氣又壞差不多沒有什麼人敢多去惹他。他閒的時候卻很肯自己用功，並且有時候學做詩。不料到了一八四八年——那時候易卜生正是二十歲——好像青天一聲霹靂似的，各處都起了革命。偌大的一個歐洲幾乎沒有一處不受著革命潮流的激盪。法國人把路易腓力趕跑，建設第二次共和。意大利起兵想脫離奧國的羈絆。奧國也是民氣激昂要求立憲，嚇得那位英名蓋世的大政治家梅特涅也祇得學著路易腓力的榜樣到英國去逃命。柏林城裏爲了要求立憲，也鬧得血流滿地。此外

像米蘭，威匿思，匈牙利，丹麥，等等地方都是一片革命的呼聲。這個當口易卜生被這霹靂一震，他的腦子裏立刻開闢了一個新境界，彷彿重新做了一個人似的。他在藥鋪裏的六七年工夫，表面上看來好像沒有什麼大關係，其實是他一生的大關鍵，因為這位大文學家的個性，特質，都是在這種環境裏定的形。

二十三歲他纔到挪京入大學讀書，編了一本韻文歷史悲劇叫做 *Catiline*。這可以說是易卜生的第一部著作。在京城裏住了一兩年靠著賣文度日，境况艱難得很。一八五一年年底 *Bergen* 的國民舞臺來請他去做

編戲主任，並且供給他旅費教他到各處去考察研究，因此易卜生長進了不少舞臺上的經驗知識。國民舞臺五年合同期滿後，易卜生回到挪京，編了一本戲叫做 *The warriors of Hedgeland*。挪威文學一向受丹麥作者的影響很深的，就是易卜生也不免，然而這個戲本卻獨闢蹊徑，不落丹麥作者的窠臼，替挪威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不料這個戲本出來後，沒有地方肯替他排演。易卜生飽嘗了人家的冷嘲熱罵，但是終不改變他的初衷。他覺得挪威人真是昏天黑地，不識好歹，牢騷氣憤得了不得，因此就不知不覺的變成

了一個尖酸深刻的諷世著作家。一八六二

年他做了一本戀愛喜劇，對於戀愛婚姻問題，嘻笑怒罵的發揮了一頓，痛詆當時挪威社會婚姻上滯緩的手續和繁瑣的節目。裏頭或者有些過火的地方，不過要曉得易卜生是借此發洩發洩他一肚子的牢騷。但是從此以後易卜生卻得了個『不道德著作家』的頭銜。那時候他已經結婚了好幾年。最有趣的是他夫人的繼母年紀祇比他大得九歲，同他感情極密，替他翻譯法文劇本，幫助他的地方很多。他夫人這位繼母不但學問好，并且人品也溫順幽婉，易卜生受了這種薰炙，把他本來

的生硬氣質也變化了許多。

他自從添了家累，生活更一天難似一天。因為他太會得罪人，國會也不肯給他『詩人年金』。到了一八六四年他竟搬到意大利去了。意大利本是個風景和美術有名的地方，易卜生又是個從小歡喜美術的人，到了那裏不消說得有一種說不出的領會說不出的樂趣。過了些時候他做了兩種劇本，一種叫 Brand (一八六五) 一種叫 Peer Gynt (一八六七) 中間痛罵當時挪威人宗教道德上的弱點，說挪威人怎樣自私自利，怎樣意志薄弱，怎樣萎靡闕茸。就藝術方面說，這兩種著作

也可以算得易卜生的第一流韻文了。所以從此不但易卜生自己的聲望大了許多，並且同時把挪威文學的地位也提到世界文學範圍裏去了。

易卜生從前的東西都是韻文，一八六九年才用散文做了本少年黨，描寫當時挪威的政治情形。一八七三年他又做了一本歷史劇 *Emperor and Galilean*，其中很含些理想和神祕主義。但是他以後的著作卻幾乎全是寫實主義，除了晚年有幾種東西又帶些神祕理想的色彩。

一八六四年德國用兵力來奪丹麥西南

的 *Schleswig* 和 *Holstein* 兩個地方，丹麥敵不過他，祇得由他奪去。隔了五六年，德國又同法國開仗，法國打了個一敗塗地。這些事情在易卜生腦子裏很發生了些影響。在一封寫給他朋友的信裏（一八七〇）易卜生說道：

『法國已經破裂了；等到德國照樣一破裂，我們就到了一個新紀元了。……現在所賴著養命的東西不過是前世紀的革命思想所剩下來的一些渣屑唾餘罷了，所有裏頭含著的滋養料早已被人家吸盡。現在所說的自由，平等，博愛不是

從前法國革命時代那些東西了，必須要重新裝些新意思進去纔是……什麼政治革命，以及種種祇改外表，祇換招牌的改革一概都是不相干的東西。祇有人類精神上的革命是最要緊的東西。易卜生覺得什麼民主政治，什麼服從多數的政治都是胡鬧，要想改造社會祇有充分發展個人才性的一個法子。從此他把韻文丟開，專用白話文來討論社會問題，因為他覺得韻文本身固然很美，然而拿來描寫刻畫人生卻嫌不切實。易卜生打定主意要替這滿身是病的社會診病開脈案，所以不能不用一

種明顯真確的白話文做工具，不然，病情說不透的。可是我們要記著，易卜生是個只開脈案，不開藥方的醫生：他把病情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他的責任就算完了；至於怎樣用藥，那是別人的事他不來顧問。這是易卜生和托爾斯泰大不相同的地方。

他的第一張脈案就是社會棟樑（一八七七）這張脈案裏開的是社會上假仁假義，自私自利的病症。戲裏的主人翁做了壞事，推在別人身上不算，還要陷害別人滅口。這樣卑鄙狠毒的人面子上做得十分仁義道德，大家有的被他瞞過，有的就是知道也不敢惹。

他，反去歌功頌德，送他一個『社會棟樑』的徽號！猶之賣國攢了幾百萬家私的人拿出幾個小錢來做點慈善事業，大家就恭維他是大善士！括地皮發財的主兒有時候高興捐一小部分造孽錢給一個什麼學校，大家就稱贊他熱心教育！社會上一般人眼光是短的，膽子是小的，不是盲從，就是附勢，那裏辯得出什麼是非好歹！

易卜生著作裏頭最有名的就是一八七九年出版的娜拉。娜拉這戲也是描寫社會上的虛偽病，不過偏重在家庭和婚姻方面。

娜拉劇的第三幕後半段可以抵得一篇婦女

人格的獨立宣言書。中間郝爾茂夫婦的一問一答很可以代表普天下男子的自私自利性，不把女子的人格看得和自己的一樣重：

郝爾茂 男子就是爲他心愛的人也沒有肯犧牲自己的名譽的；

娜拉 幾千萬的女子卻都這樣做過了！

娜拉因爲他從前冒了危險去救他丈夫的性命，後來到了緊急關頭，他丈夫非但絲毫不肯替他擔干係，并且還責備他替他惹禍，立刻恍然大悟，覺得別人一向不會把他當『人』看待，祇把他當了一種取樂的玩物；於是決意

離開那種玩物家庭，去做一個獨立的『人』。

娜拉這本戲不但思想高超，情境逼真，并且寫生，結構都好，把向來小說劇本的大團圓主義完全打破。

易卜生是一向把遺傳問題看得很重的。

他要證明父母的行為關係他們的子女怎樣的重密切，社會上虛偽的毛病在小孩子身上能够發生什麼惡影響，所以做了一本羣鬼（一八八二）。羣鬼裏的阿爾文夫人因為沒有膽魄，要顧面子，聽了一個牧師的話忍痛回去敷衍他那荒淫無度的丈夫。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因為胎裏就受了他父親花柳病的遺

毒，犯了腦腐症，變成瘋子，好好的一個聰明少年就此這樣白白的葬送掉！假使阿爾文夫人有膽量，肯不顧假面子，能够像娜拉後來一樣，豈不就可以免掉這筆冤枉帳的慘劇？可見得世間那些舊習慣，舊思想，假道德，假面子的害處實在了不得！大家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祇是不敢冒著旁人的笑罵，從自己身上做起。

自從娜拉，羣鬼出來以後，大家把易卜生不遺餘力的攻擊，把他當作一種害人的洪水猛獸看待。其實易卜生並不是喜歡說社會的壞話，祇爲了社會明明有許多毛病，如果一

味諱疾忌醫的不說，毛病一定愈來愈深，到了不可救藥爲止。易卜生以爲社會是許多個人組織成的，社會有什麼罪惡，每人至少要擔一部分的干係，所以無論是誰都不容袖手旁觀裝沒事人兒，應該盡力把毛病搜尋發布出來，大家一齊想法子來醫治。

易卜生抱著一片改良社會的婆心，大家不識好歹，反把他亂罵，他生了氣，於是就做了國民公敵（一八八二）：戲裏的主人翁司鐸，門醫生發見了本地浴場的水裏有傳染病菌，想要去改良他：不料浴場董事會和一班股東們因爲改造浴場要耗損資本，所以拚死反

對司醫生，地方上又都是些沒有眼睛，祇會盲從附和的人，於是司醫生竟被市民大會宣告爲『國民公敵』。像司醫生這等熱心人，社會把他當作仇敵；假仁假義的偽君子，社會恭維他是棟樑；尋常所說的『民意』『輿論』這一類的東西究竟靠得住嗎？所以易卜生氣極了，說道：『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他又說：『世間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都見國民公敵第五幕）

易卜生生平最恨一等抱定了一套舊見解，死也不肯放新思想進門的人。因爲那些舊思想的本身儘管可以很好，但是因爲時代

的關係已經漸漸的不適用，再去死命的抱著不放手，豈不是胡鬧嗎？易卜生的主張是：

『社會如果不按期改造，就要死的。』

一八八四年他做了一本戲叫做雁。雁同國民公敵恰是相反。國民公敵寫一個孤立獨行的人，雁寫一個被社會同化的人。可見得抗拒環境，保持個性，不是十分容易的事。

易卜生從前常說挪威是個野蠻國家，那些人民祇是一羣貓狗。但是他在外國住了二十多年，名望一天大似一天，挪威人漸漸的知道尊敬他，所以易卜生也就回心轉意了許

多，在一八八五年特地回來看本國的情形。但是那時候挪威正鬧著許多政治問題，挪威的學生聯合會又舉行提燈會慶祝易卜生，打算把他捲進政治旋渦裏去。易卜生不勝其擾，於是又一溜煙到德國去了。

易卜生的發展個性的主張在他一八八八年做的海上夫人劇本裏說得很明顯。他說：個性若能自由發展，結果是快樂康健的生活；個性若被阻遏摧折，結果是煩惱萎靡的生活。

一八九〇年海姐傳出版。易卜生說他在這個劇本裏並不想討論什麼『問題』祇要

描寫人生——情感，命運，處境，等等的東西。

易卜生相信環境的勢力是極大的。

到了大匠出版（一八九二）易卜生的造詣差不多已經到了極點；以後所做的小愛友夫（一八九四）博克曼（一八九六）我們死人再生時（一九〇〇）雖然都是很好的東西，也就不外發揮以前所說過的那些主義了。

易卜生七十歲生日的時候（一八九八）已經回了挪威，各處送禮和拜壽的人不曉得有多少。他又跑到丹麥，瑞典去了一趟，到處受大家的歡迎。比起他五十歲以前那種潦倒落拓，遭人白眼的光景真是天懸地隔了！

易卜生連著病了好幾年，到了一九〇六年，這位赫赫有名的大文學家竟自長逝了。國會許他國葬；國王公使都去送殯。

易卜生的著作很有許多不容易了解的地方，因為他每寫一個劇本，在不曾動手之前，先把裏頭的腳色的性格，脾氣，舉動，歷史，想了個周密詳盡，然後像記載事實似的寫下去。所以每種劇本後面都包藏著一大段的歷史；中間的人物事實，雖是虛造的空中樓閣，然而易卜生卻把他當作真的一樣看待，無論小節細目，一舉一動，好像都是根據千真萬確的事實一樣。看書的人，不要說粗心浮氣固然是

不容易領會，就是悉心靜氣的去細看，有時候也未必都能得到作者的真意。

易卜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在著作裏表現人生的時候決不肯放鬆一點，絕少寬恕，容忍，偏私，或是感情用事的地方。

十年，五四紀念日，譯者。

易卜生集第一冊

娜拉

劇中人物

郝爾茂(姓)滔佛(名)·

娜拉(郝爾茂之妻)·

南陔醫生·

林敦夫人(名姬婷)·

柯樂克(姓)猊兒(名)·

阿納(乳母)·

女僕愛蘭·

挑夫·

第一幕

(佈景)一間房子，佈置得舒服妥帖，但是並不奢華。後面右邊有個通外廳的門。左邊有一個通郝爾茂書室的門。兩個門中間有一架鋼琴。左壁中間又有一個門，再往前來是一扇窗。靠窗有一張圓桌子，幾只扶手交椅和一只小沙發。差不多靠近後面的右壁上又有一個門，再往前來壁上靠著一個盜火爐。火爐前面有一對扶手交椅和一張搖椅。側門和火爐中間放著一只小桌子。壁上掛著許多雕刻品。

一只架子上安放著瓷器和些小古玩
頑意兒。一只小書架放著裝訂美麗
的書籍。房裏鋪著地毯。爐子裏生
著火。正是冬天。

外廳裏有鈴響。立刻就聽見外面
的門開了。娜拉很高興的嘴裏哼著
走了進來。他穿著出門的衣服，把手
裏拿的幾包東西放在右邊桌上。他
把通外廳的門敞著，看見外面站著一
個挑夫，把手裏拿的一棵聖誕樹和一
只籃子遞給開門的女僕。

娜

愛蘭，好好的把那樹藏起來。不到今天

晚上點起來的時候千萬不要讓那些小孩
子們看見。（把錢包拿出來，對著挑夫道）
多少？

挑夫 五十個渥兒。（渥兒，挪威錢幣名，約英
六便士。）

娜 這是一個克郎，不要找了。（一克郎合百
渥兒。）

（挑夫謝著去了。娜拉把門關好。他一
面卸裝，一面還兀自很快樂的笑著。從衣
袋裏拿出一袋糖食來吃了一兩塊。然後
顛著腳走到他丈夫房門口去聽。）

娜 不錯，他在家呢。（嘴裏又哼著，走到右

邊桌旁去。)

郝 (在房裏) 那是不是我的小雀兒在那裏叫？

娜 (忙著解他的包裹) 是的。

郝 是不是那小松鼠兒在那裏跳？

娜 是的。

郝 小松鼠兒什麼時候回來的？

娜 剛回來。(把一袋糖食藏在衣袋裏，抹抹他自己的嘴) 滔佛，你來瞧我買些什麼東西。

郝 不要來攪我。(隔了一會兒，他開了門朝裏望著，筆還在手裏) 你是不是說又

買了東西了？什麼？那些都是嗎？

我那沒出息的孩子又糟蹋錢了嗎？

娜 滔佛，你說什麼話，我們現在花錢可以稍微手鬆一點了。這是第一個不用爲錢著急的聖誕節。

郝 我們沒有力量把錢浪費。

娜 滔佛，現在我們不妨浪費一點——只消真正一點兒！你不久就要賺整堆的銀子了。

郝 不錯，從明年正月初一起。但是還有整整的三個月才到發薪水的日子呢。

娜 那怕什麼，我們可以先借的。

郝 娜拉！（走近娜拉身旁，頑笑著提著他

的耳朵說道：）依然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假使今天我借了一千個克郎來，這一

星期裏頭你一口氣把他揮霍乾淨，等到年

三十那天屋上忽然掉下一塊瓦來把我砸

死——

娜 （用手按住他丈夫的嘴：）胡說！爲

什麼你要說得這樣怕人？

郝 但是假使有這種事情發生，該當怎樣呢？

娜 假使有這樣怕人的事發生，那麼我欠債

和不欠債實在沒有分別。

郝 但是那些債主怎樣呢？

娜 那些人！誰管他們？他們是不相

干的生人。

郝 娜拉，娜拉！你真是個小孩子！和

你正經說，我平日在這些地方的主張你是

知道的。不欠債！不借錢！只要一

靠欠債借錢過日子，家庭生活就不自由，不

美麗了。我們夫妻抱定這兩句話做到現

在，不要到臨末了的時候反去讓步。

娜 （走到火爐旁邊去：）很好——隨你的

便罷。

郝 （跟着他妻子：）來來，我的小鸟兒不要

那樣垂頭喪氣的。什麼？小松鼠兒生